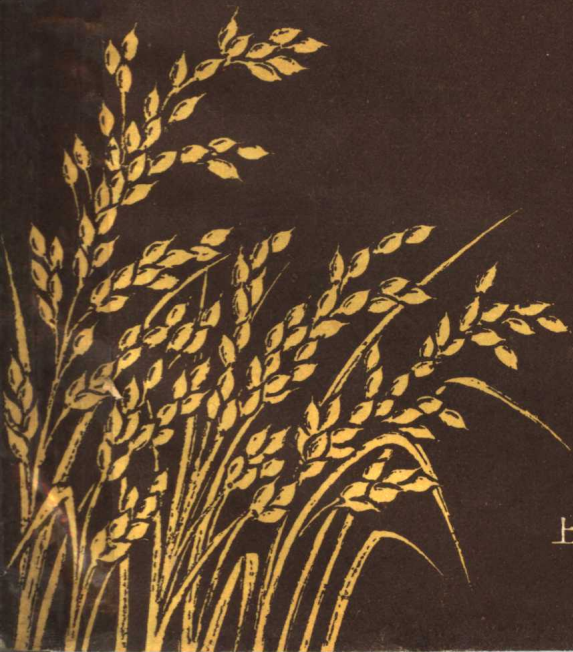


寫在泥土上的詩

XIE ZAI NITU SHANG DE SHI

吳紫風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写在泥土上的诗

吳紫风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8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選輯的五篇特寫，都是作者在下乡上山訪問四后寫成的。“寫在泥土上的詩”記珠江三角洲一個農村在今年春天發生的新變化，繪出了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圖景。“紅旗飄飄一農莊”記全國農業增產模範紅旗社，著重寫它成為千斤社的過程以及社員們的富裕生活。“光和熱的誕生”記正在飛躍建設中的流溪河水電站，主要刻劃了好幾位平凡而又英雄的勞動人民的形象。“高山上的新房子”寫連南地區瑤胞的新生活。“深山貴客”也是寫連山生活的，以一個年輕的熱愛工作的鄉郵遞員作為中心人物。文章寫得都很細致，也有著鮮明的地方色彩。

寫在泥土上的詩

吳紫風著

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廣東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銷

統一書號 10078·0141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字數37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2,000 定價(6)0.18元

目 次

写在泥土上的詩.....	1
紅旗飄飄—农庄.....	10
光和热的誕生.....	27
高山上的新房子.....	45
深山貴客.....	53

写在泥土上的詩

远来的朋友，請歇息一下您疲劳的脚步罢，这里就是咱們的家。

一道弯曲的河水，在咱們的屋旁流过，河水輕哼着快活的歌儿，象在迎接客人。河岸上的竹子低低弯下腰身，芭蕉飄舞着翠裙，也象在欢迎客人。还有咱們好客的房东太太，就是您剛才向她問路的那个推着車子的小老太婆，也早把待客的热茶燒好了。茶叶是自家儿采的，水是河里挑的，燒的稻草是田里長的，一切都是本地风光。您喝起来，也許沒有那“名种岩茶”的滋味，說不定杯底下还有一层薄薄的泥沙，但是还可以滋润滋润您干涸的喉嚨。那么，您就滿滿的喝上一杯吧，喝上一杯主人家的深情厚意吧！

喝过了茶，咱們就到外边走走。您不是說要参观咱們的农庄嗎？这就是时候了。記得您在信里还問过我下乡后有些什么感想，現在，就讓我悄悄的告訴您吧：我这个人从来是不相信什么运道的，可这一次却碰上了好机会哩！在短短的几天時間內，我看見了农村千年万代所沒有的大变化。真的，这几天的变化，也許比起过去的一千年、一万年还要大些。您

說，能够目击这一切我是多么的幸运啊！

就拿咱們房东老太太的这辆独輪車來說吧：走起路来嘖嘖咕咕的叫嚷着，多么有趣！但是两天前，您走遍了全世界七大洲也还找不到它呢。可是就在一声“車子化”的号召之下，整个农庄就沸騰起来了。社主任带头动手，青年小伙子到处找木材。两夜工夫，不知鋸了多少根杉木，拆了多少扇大門，砍开了多少块床板。斧头、錘子叮叮当当敲到天亮。跟着家家門口成了歇車場。一輛輛独輪、双輪的車子，就在剛剛修平的路上来来往往了。他們管着这种車子叫做“突击牌”“苦战号”。就在这时候，咱們的房东老太太毫不吝嗇的拿出了她保存了三十多年的船板，而隔邻一位小伙子却把門口的“橫櫓”，一口气砍断了……

您从城里来，看惯了汽車、電車，也許会瞧不起这些“突击牌”“苦战号”吧。可是老乡們却是这样的喜欢它，把这比做“男子汉們的又一次翻身”，称它为“男人們的大喜事”哩。

为什么呢？

您听，他們是这样說的：“哪个地方挑重担子的不是咱們男人呀，挑得起两百斤的就叫做鉄肩膀了。可是这种車子一載就两三百斤，推起来却輕輕松松。”

他們是这样的高兴，听說有些地方还打算开一个送別扁担的庆祝大会，要热热烈烈的和老扁担道声“再見”。瞧，几千年来为人們服务的扁担将从此永远被更好的工具所代替了。

自然啦，巨大的变化何止这小小的一端。拿那个大木盘似的插秧船來說吧，就給妇女們載来了大量的幸福。有人也

把这比为“妇女們的又一次翻身”，称之为“女人們的大喜事”。因为从此她們再不用冒着烈日，或淋着雨水低头弯腰操作了。职业性的腰痛再不会来找她們的麻煩。今后，她們将舒适地安坐在張着布篷的插秧船上，开始一个崭新的、愉快的航程了。

您不知道，在溪水旁、在垂着長長根須的榕树蔭下、在搖晃的灯光里，妇女們談起这樁事情的时候是多么高兴！最奇怪的是一些平日沉默寡言的老婆子，忽然也变得雄辯滔滔了。而且一两天之間，好象大家都一下子变成了农具設計師似的，到处响起又欢欣又剧烈的爭論。

您听，她們又在吵嚷了：

“有了插秧船，我活都多活几年咯！”

“二叔婆，你今年五十五了，还想活个五十五么？”

“是啦，你嫌我命長嗎，黑心的丫頭，打死你！”

于是两个人帶着两个黑影就在月光下追逐嬉戲起来。

“我看，坐上插秧船，身边还可以摆个茶壺，口渴起来，就喝它个半飽……”

“索性再帶上一鍋飯也好，餓时扒它两口，力气就来了。”

“哈哈，五嫂子，我看你还想在艇上熬綠豆湯吧，在飯鍋下垫个小炉子，不就行了么！”

这样，她們互相打趣着，推着、扭着，乐成一团。然后帶着咭咭咕咕的笑声，又投入新的工作或进入了恬靜的梦境里。

您說，能和她們在一起，分享着她們的欢乐，不也是我的幸运么！

好吧，您的茶喝完了，我的話也談够了。您不是要參觀咱們農莊的新建設嗎？那麼，請吧，走完了這條河堤，就到村門口了。

矗立在村門口的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炮樓，論起它的年紀也許比咱們的父親還要大一些。這上面斑駁的痕跡，記錄着過去那些悲慘的年月。珠江三角洲是全國有名的糧倉，但這一帶的大天二^①、地主惡霸也以慍悍殘酷著名。生活在糧倉上的農民經常要勒緊肚皮過日子。就拿修這座炮樓來說吧，地主惡霸的借口是抵抗大天二的劫掠。其實那些大天二就是和他們同一個鼻孔出氣的。但憑着這個借口，農民就得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把米缸倒空了。成年的人都記得，村子里差不多有一半人家遭過大天二的洗劫和鬼子兵的燒殺的。現在作為托兒所的那間約兩丈寬廣的屋子，就曾經集中囚禁過全村的男女老幼。幾天几夜，水米不進，可憐幾個才斷奶的小娃娃就在那兒活活餓死了。這些血的事跡就似刻在石板上不能磨滅。但人們卻不願再去提起它。因為黑暗的时代早已象水流一樣一去不復返了。經歷過苦難的人們正以十倍百倍的热情締造自己的新生活。美麗的遠景，社會主義農村的藍圖吸引了人們全部的注意。

您瞧，炮樓旁邊就是咱們的沼氣發電站。一個是古色古香，一個是新事新物，剛巧是一個對比。可是您來得不巧，來早了幾天，所以還只能看見這片又寬又廣的土坑。不過，如果

① 大天二，廣東話，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土匪。

您再早来几天呢，这里还是一座小土山。几夜工夫，人們就挑去了一座山，造成了这一个大土坑。人們那股火热的干劲儿，我不知怎样形容才好。这里且参考一下咱們房东老太太的挑土记录吧：第一夜四十担，第二夜五十一担，第三夜六十担……。可别忘了，她还是個瘦小的老太婆呢。现在，这里还是一个土坑，再过几天，坑上就会長出一座平平正正的磚房子了。磚头、泥沙、材料都已经源源运到。提起这些磚头，也确乎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哩！有些是从祖先祠堂拆下来的，有些是过去認為万灵万应的神庙拆下来的，还有些是从农民五投一献（投資金、投木材、投廢品、投肥料、投种苗、献計謀）中投出的半边房子拆下来的。几乎每一块磚头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在这些故事里，閃耀着社会主义的光芒。新的信念在人們的脑子里逐漸成長，例如在香炉上种鮮花的事情也一天天多起来了。

人們很清楚，再过几天，沼气就会噴发出来了。当发电机被推动得飞快地旋轉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的灯花，就会在一刹那间綻放。黑沉沉的田野上将閃爍着千点万点的繁星。那时候，人們又要和千年农村的黑夜，和老朋友火油灯举行一次告别礼了呢。

您为什么这样詭异，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变化来得太快了？真的，我做梦也沒有想过，电气化会这样迅速的光临咱們的农庄。我买的火油灯也用不了几天了。但是，再想一想，朋友，是人家走得太快了呢，还是咱們的思想落后了一点儿，就是那么一点儿，哈！

再往前走吧，出了村門，您就要看到一道天桥，把河这岸的猪房，和对岸的肥料厂紧紧联結起来了。怎么？您一点也看不見，您还赌咒您的眼睛不是近視眼。那么，好，我也老实告訴您，这道天桥不只您看不見，我也看不見呢。不过很快就会看見了。說不定是今天晚上，或者明天早上。您总記得童話中那些巨人办事的速率吧，他們常常在一个晚上就能在沙滩上建起一座皇宮，或者在一轉念間就能移山倒海。而咱們身边的这些人物呢，也有这种神奇的“法力”。虽然这些都是人，平平凡凡的人。

您看不見天桥，您总看得見那个肥料厂吧？肥料厂旁边就是未来的机械加工厂……

怎么？您一点也看不見，只看見一个秃頂山头和几个黑点子似的人在蠕動。对啦，就是那个山头了。誰說不是呢？人們正在爆破山石，要把它开辟为一个“自流化”的肥料厂。未来的日子，大量的猪粪将沿着天桥自动流到那边去。听說还要制顆粒肥啦什么的，这个我記也記不上了。总之，那个山头将成为这个农庄的工业区，这点是沒有疑問的。

听吧，隆隆的爆破声又响起来了。濃烟冲上半天，沙石纷飞，河涌上激起一朵朵銀白色的浪花。这巨大的炸力，震动了远远近近。难道这只是爆破一座荒山嗎？难道它不是吹响了农村机械化的号角嗎？难道这不是擂起社会主义农村大跃进的战鼓么？早几天，还只是在白天爆破，这两天連黑夜也轟隆隆个不停。每一分鐘都有新的进度，每一秒鐘都有新的变化。時間啊時間，你跑得多么快！但人們跑得更快，人們要趕在你的

前面！否則也要纏着你，拚个死活，要你留下一笔“买路錢”来……

啊，朋友，为什么您不做声呢？是累了吧？还是热了呢？咱們到那边濃蔭下歇息一会吧，噢，不，原来您是太激动了，激动得說不出話来啦。

对啦，这里使人激动的事物实在太多了。就說咱們脚下这片綠茸茸的禾田吧，你猜，它的产量定額是多少？一千斤？两千斤？都不是！这一块示范田，人們下了命令要它年产二千五百斤。既然下了命令，就不容許它含糊的了。那边青綠的一片，您猜种的什么东西呢？对啦，那是番薯。番薯的地位最近提高得真快！听說番薯示范田，一亩要产十万斤，海康县最高的产量要达到十二万斤。上級强调番薯的重要性，乡乡要有管理番薯的乡委，社社要有管番薯的主任。这里，人們都开玩笑管着这些人叫“番薯乡委”“番薯主任”呢。

“一亩田产十万斤番薯？”不少人一听就发笑。我認識一位“番薯主任”，他就是这里面的一个。这是个粗粗壮壮的汉子，日常談笑风生。但当人們热烈地談起这个問題时，他却輕輕搖着两脚，眼睛斜望天外，不肯說話，只是笑。听說前些日子，一些乡干部也是这样：一听見人家談机械化，就忍不住发笑。但曾几何时，这些不爱說話只爱笑的乡干部就忙忙碌碌的担磚运石，購買机器，修起发电站，盖起加工厂来，而且向人保証两年内要实现机械化了。可是您也別太老实相信他們的話儿。这倒不是說他們說了大話，而是說他們可能打点“小埋伏”。因为大家都盘算着要搶在別人前头，两年的规划很可能

一年半載就實現了。不過這可是個秘密哩，在為了促進電氣化和機械化而掀起的五投一獻運動中，他們有的回家鼓動老婆拿出陪嫁的金戒指、金耳環，有的搬出了祖傳百載的錫香爐、銅盆、鐵器，有的拆下了半間房屋，有的投出了準備鋪地的磚石，繼續住那潮濕的泥地。為了社會主義農村的建設，他們甘心樂意地再吃一些苦頭。

在一個鄉的五投一獻展覽會上，我看見了一盒盒黃澄澄的金飾物、一盤盤白花花的銀元、一疊疊花花綠綠的人民幣，還有無數的爛銅廢鐵、豬苗、肥料、椅桌……，應有盡有。有人統計了一下，這個鄉一萬三千戶人家，投出的黃金就有一百多兩、錫四萬多斤、銅一萬多斤、房屋四十多間……。現在，投獻的熱潮還在上漲着、泛濫着，深入到農村每一個角落、每家每一戶、每一個人心靈最幽深的地方。人人把這看做一個社會主義關，要大踏步的跨過去，跳過去。

從這一件事看來，我想那些一聽見“一畝田產十萬斤番薯”就要發笑的人，不久之後就一定會急急忙忙的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奮鬥了。

您不會懷疑我的想法吧？朋友，您還要到什麼地方看看呢？

您還要問這個農莊的新建設嗎？有的，有的，我差點兒忘記了。這個農莊的全部房子將拆掉改建成為新型的住宅，道路要重修，小學校、幼兒園要擴大，大會堂也將要修築。家家門口要種花，大人孩子都識字，戶戶的屋檐下都有廣播器……。明年這個時候，請您再來走走吧。那時候迎接您的將

是花香和音乐，将是馬达欢騰的歌唱和电灯的灿烂的光芒了。您再不用喝那杯底下留着一层泥沙的河水，因为自来水管也許架設起来，最低限度也早就开凿了水井……。那时候請到咱們新的家来，好好的用一頓丰盛的晚餐吧。

現在，時間已經不早了。您是准备今天走呢还是明天走？您是要繪画珠江三角洲的风景画呢？还是要写泥土开花的頌詩，还是要譜新的田园交响乐？……

啊，都不是，您是打算来把汗水滴在这片土地上的。您要用拿慣了笔的手来拿鋤头，用鋤头来写詩，把詩写在泥土上……。那，好极了！只要您愿意，鋤头和鑿刀会亲切地讓您握着的，它們会使您握得不愿放开，太阳会热烈地吻着您的双頰，吻到它閃出青春的光泽来。这里的泥土也会深情地拥抱着您的脚蹠，伴着您到处行走，而人們將用喜悅的眼光迎接您，您将成为一个农民、一个农民詩人的。

好吧，您就来吧，这里的河水、芭蕉、竹林和咱們的房东老太太不是早就向您表示了欢迎嗎！

写于1958年4月底

紅旗飄飄一农庄

記全国农业增产模范紅旗农业社

初冬。

天色将明未明，田野上还籠罩着一层濃重的霧气，草叶上也挂着晶瑩的露水，但远远已傳來刷刷的鐮刀声。跟着，辟辟拍拍的打谷声，也此起彼落的响成一片，仿佛在合奏着一曲生产交响乐，——在催促着黑夜逝去，呼唤着太阳东升。

入夜了，天空綻开了千朵万朵星花。鐮刀似的月亮，斜挂在天上的一角，似乎也在歇息一天的疲劳。可是，沐浴在淡淡的月光下的这个村落，却比白天更忙碌了。在小学校的課室里、在晒谷場上、在高大的稻草堆旁，人們一伙伙的展开粮食問題大辯論，談劳动竞赛的事情。在收割过的田地上，有人点起“大光灯”，連夜掘地冬耕。突然，一列水車出現在麦地的田基上，象赛跑似的飞快滚动着，平靜的小河涌沸騰起来了，連水底下的星空，也给撕裂成一星星，一片片……。直到了午夜，人声才漸漸停息下来。但是环繞着村庄的溪流又充滿了欸乃的桨声和柔美的咸水歌声。在十一月的夜里，凉风颯颯吹过两岸的芭蕉和竹林，听着这些万轉千回的歌声，多少人在梦里睡

得更加甜蜜更加安稳啊！原来是一艘艘载着垃圾、粪溺的小艇，顺着潮水，从广州开到农庄上来了。这些一年四季、披星戴月駕駛垃圾艇的人，是以怎样巨大的劳动热情坚持着这艰苦的工作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啊！

黑夜还未过去，白天的工作早就开始了。在渐渐消失的桨声和歌韵中，忽然响起了一声声喔喔的鸡啼。跟着各种各样的声响就紛至沓来了：狗汪汪地吠着，猪半睡半醒地哼叫着，断續的門戶开闔声带来了一陣陣老人的咳嗽，傳出了孩子們啼哭和母亲們的輕微的噢咻。夹杂着柴火在灶里燃燒的輕快的毕剝声响，整个村庄又变得熱鬧起来。黑暗中望着家家点起的小油灯，吐出昏黃的光芒，搖晃不定，仿佛象滿天的星辰又落在地面上来了。

就在这时刻，远处又已隱約傳來刷刷的鐮刀声响……

这就是南海县海中乡紅旗农业社的日日夜夜。一天二十四小时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到什么时候結束，是很难分得清楚的，——这些构成了我訪問紅旗社第一个深刻的印象。

提起紅旗社，它的来头可大了！經常看报纸的人都知道这个名聞全国的模范社。自从一九五四年夏收后建社算起，才两年光景，它便成了千斤社，海中乡也成了千斤乡。社員百分之百增加收入。全体社員的收入已超过了上中农一倍。因此它当选为南海县模范社，广东省模范社，最近又获选为全国农业增产模范，受到中央农业部的奖励，成为生产战綫上一面大紅旗，它的光荣事迹不断在报纸上傳布着。

紅旗社的社主任楊溢，个子瘦而高，說話、走路都不快不慢，看来还是个三十岁不到的青年人，但却經常帶着一種超过他年紀的深思的表情。三年來，以他為首的社委會領導着這個二百八十六戶，擁有二千四百多畝土地的大社，逐步前進，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。由於他的工作成績顯著，也獲選為南海縣一等農業勞動模範。

十一月中旬，一個星期天的早上，我第一次見到他，地點是在那間紅旗密布的辦公室內。我約莫數數，四周掛着的獎旗、獎狀，足足有二十多幅。那天在座的還有平洲鄉委書記黃相（紅旗社屬南海縣平洲大鄉）。這是個在沉着中透露出干練神氣的中年人，他熟悉紅旗社的過去，就好象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樣。他們兩人是和紅旗社一起度過不少艱辛日子的，因此一談起來就自然而然地扯到當年的慘淡經營上面去。他的聲音是宏亮的，但間或也有點低沉：

“噢，那段日子真是愁人啊！哪，我和他天天晚上坐在这个地方發急，老是尋思着怎樣找一點資金來度荒，盤算着一天要有一百多元收入才過得了關。”

“可不是，”楊溢應了一句。“社員們天天在外面排隊借錢。誰想得到會遇到這樣的咸潮呀，插一次秧，淹死一次，插兩次，淹死兩次，咸潮先後涌進了八次，有的地方一連插下七次秧，才算插成功。那時秧種都插光了，到外地去買，買了一次又一次，好說不好聽的，連買秧種的錢都沒有了，只好伸手向政府借啦。你想，那里還有錢分給社員過日子呢？……”他攤開了雙手，搖了搖頭，好象眼前又出現了那種排隊借錢，和插下第

七次秧种的愁苦情景。

他們談的是一九五五年春季的事，那是扩社后的第一造^①。社員們剛从二十一戶扩到九十一戶。一切还在草創时期，忽然遇到了天旱和历年未有的大咸潮。关于那次咸潮帶來的災害，相信住在广州的人都还记得，那时候連喝的水，熬的湯都是帶着咸味的，就是这种咸潮活活的把許多农作物淹死了，給紅旗社帶來了极大的危机。

那时紅旗社除了二三十亩瓜菜地每日有多少入息之外，还没有經營其他副业。經常是卖掉几斤瓜菜，买入一点肥料。供銷的干部問他們为什么这样大的社，买肥料却一斤一斤的买，問得楊湓臉都紅了。一般社員也是家空屋淨，談不上什么家庭副业的。因此大家都眼巴巴的望着社內那一片片受灾的禾田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面。按照黃相的話說：

“这地方正一是老沙田区，居民都是‘貧农骨’。老百姓連巴掌大的田都沒一块，各家各姓不同，連祠堂都沒有一間，解放前全乡只有一条牛，荒年灾月不用說了，平时也是喝粥水，嚼野菜根的。住的是稻草棚，穿的是百补衣，还不时有大天二、地主恶霸、反动軍隊来光顧。燒、杀、搶一样不缺。因此，尽管是一望无际的發光的沃土吧，却没有几家人穿得暖，吃得飽的，叫他們还有什么积蓄，搞什么副业呢？……”

也就是因为这样，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坚定的。紅旗社沒有給困难吓倒，积极組織社員度荒，坚决走生产自救的道路。

① 造，广东話，指稻作，例如早造就指早稻。